

番外書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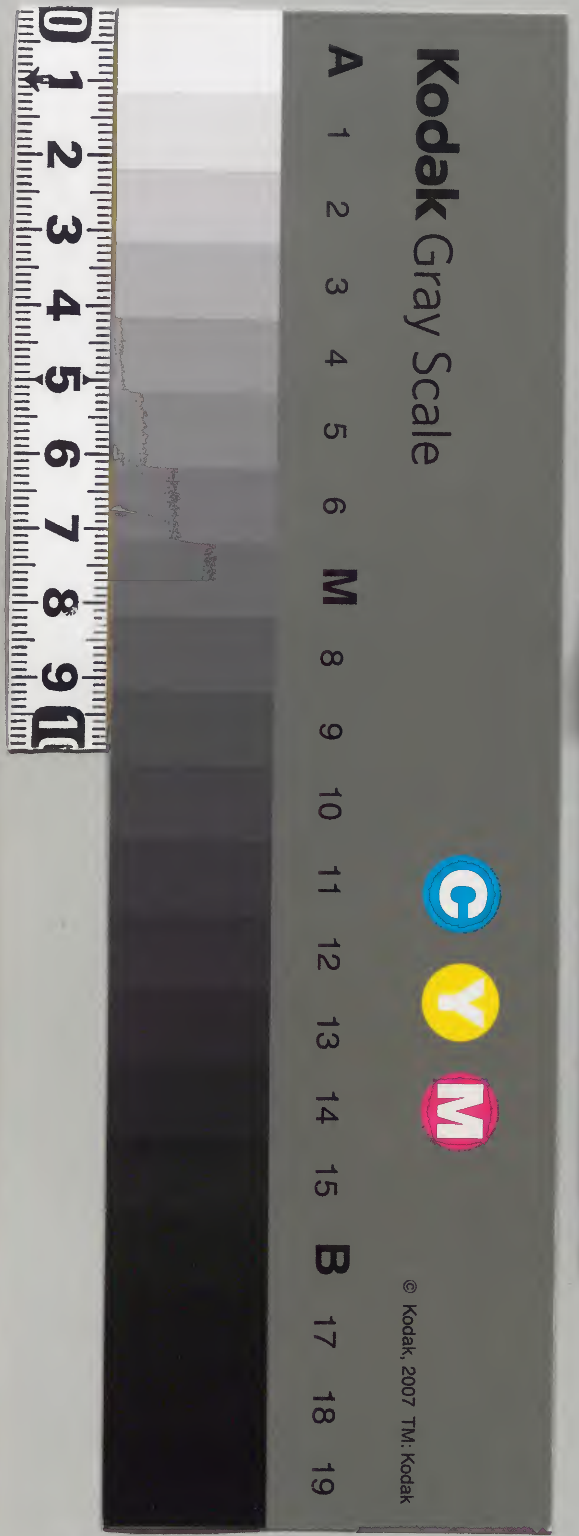
近思錄鈔說

四五

庫文閣内			
九	二	四	和
函	架	六	書
二	冊	六	
架	冊	三	類
		號	

(四市)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4663
冊數	5 (4)
函號	191 342



三

三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on the lef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近思錄鈔說卷十

政事類

凡六十

四條 文庫

目錄

既明乎治道而通乎治法則可以施於有政故
此其次之凡居官任職事上撫下待同列選賢
才處世之道具焉

伊川先生上疏曰章

元祐元年上太皇太后書○家語孔子曰鐘之音

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
之故志誠感之通於金石而况人乎○玉藻將適
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宿亦預也營人往來貌

○伊川答人示奏藁書云章

欽按公方求財以活人以下蓋奏中有蓄財以備
兵防亂而使不傷人生之意故答之如此祈之懼
之兩之字指朝廷○孟子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
集註云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
下歸之欽按制民謂威下也聚衆謂養兵也聚財
二句通論執政治民之臣之詞守謂保守國家保
民謂愛護百姓

○明道為邑章

欽按此條今見伊川答呂進伯簡中為邑謂知縣
事也為之未嘗大戾於法謂先生所裁處虽不必
拘法亦不至於大戾法行狀所謂當法令繁密之
際未嘗從衆為應文逃責之事者也盡誠為之以
下疑先生自述其志之言也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章

此條出行狀周禮大宗伯一命受職注云始見命
為正吏受職事熊氏曰即今之第九品也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章

坎下乾上為訟大象曰天與水違行訟也君子以
作事謀治程傳云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
訟之由也○葉氏曰交結朋遊親戚也契券文書
要約也此皆生訟之端慮其始必謹必明

○師之九二章

坎下坤上為師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程傳云師卦
唯九二一陽為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
乃師之主專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在師則可自
古命將闡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
故吉而无咎特專本傳作將專史司馬穰苴傳云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葉氏曰九二剛中有威和
相濟之象

○世儒有論魯祀周公章

師九二傳事出記明堂位及祭統

○大有之九三章

乾下離上為大有程傳云大有盛大豐有也又云
三居下體之上在下而居人上諸侯人君之象也

○隨九五章

葉氏曰震下兌上為隨以悅而動易過於隨而不
自知故必得中為善程傳云九五居尊得正而中
實下應二之正中為隨善之義

○坎之六四章

程傳云夫欲上之篤信唯盡其質實而已多儀而
尚飾莫如燕享之禮故以燕享喻之言當不尚浮
飾唯以質實所用一樽之酒二盞之食復以瓦缶
為器質之至也其質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
進結於君之道○故舊也訐者發人之陰私也朱

子曰成就其德德則天資純粹者通達其材於是天資明敏者

○恒之初六章

巽下震上為恒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程傳云初居下而四為正應柔暗之人能守常而不能度勢四震體而陽性以剛居高志上而不下又為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欽按責望故素六平常也謂其所責望如故常而不知變改也

○遯之九三曰章

艮下乾上為遯九三係遯云六程傳云陽志說陰三與二比繫乎二者也遯貴速而遠有所繫累則害於遯矣故為疾遯而不速是以危也臣妾小人女子懷恩而不知義愛之則忠上欽按論語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集註云此小人謂僕隸下人也下文小人對君子言則為惡之小人也蔡氏曰姦雄小人遠之惟恐不遠况可為之繫戀而不能釋去哉

○睽之象曰章

睽大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程傳云君子觀睽異之象於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葉氏曰同而能異則不拂於天理之常而亦不拘乎習

俗之化惟理之從耳然其所以為異者乃所以成其大同也是亦一事而已

○睽之初九章

睽初九見惡人无咎欽按同德者相與謂初與四俱陽爻而相應也小人乖異者至衆謂當睽之時小人為黨而與君子乖異者衆含包容弘寬裕也合謂合君子也張子曰見者遇而勿絕之辭非欲見之也葉氏曰弗絕之則開其自新之路而啓其從善之機也

○睽之九二章

睽九二遇主于巷无咎程傳云巷者委曲之途遇者會逢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於會遇與之合也葉氏曰二五相應然時分睽違上下乖戾故二必外竭其力內盡其誠期使疑者信睽者合耳○至誠二句是盡其在我者也明義二句是啓其在君者也宛轉亦委曲意象傳云未非必也

○損之九二章

兌下艮上為損九二利貞往凶弗損益之

○益之初九章

震下巽上為益初九云六程傳云九震動之主剛陽之盛也居益之時其才足以益物云六在下者不能為也得上者應從之則宜以其道輔於

上作大益天下之事利得為大作也云人在至下而當大任小善不足以稱也故必元吉然後得无咎朱子曰致元吉乃為无咎不然不惟已不安而亦累於上葉氏曰大作即厚事之謂也

○革而無其益章

革彖曰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史商君傳杜勢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

○漸之九三章

艮下巽上為漸九三象曰利用禦寇順相保也程傳云非理而至者寇也葉氏曰九三上下皆陰是君子與小人同列相比也

○旅之初六日章

艮下離上為旅六霸旅也允客於外者皆是也程傳云六以陰柔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存汚下者也○葉氏曰此教人處旅困之道當略細故存大體斯免悔咎也

○在旅而過剛章

九三旅焚其次喪童僕貞厲程傳云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為先三剛而不中又在下體之上與艮之上自高之象葉氏曰過剛則暴戾而乏和順自高則矯亢而人不親附處旅如是必致困災

○事有時而當過章

小過大象曰山上有雷。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葉氏曰：若過之甚，則恭為足，恭衰為毀，瘠儉為鄙，慙又失其宜矣。

○防小人之道章

小過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傳云：三於陰過之時，以陽居剛過於剛也。既戒之過，防則過剛亦在所戒矣。防小人之道，正己為先，三不失正，故无必凶之義。能過防則免矣。

○周公至公不私章

詩程

葉氏曰：夔夔戒謹卑順之貌，存誠者自信之篤也。蕩六明白坦平之義，聖人雖當危疑之地，既不忿戾而改常，亦不疑懼而失守，是為不失其聖也。詩狼跋篇：碩大也，履美也。孫避讓也，謂有大美而謙避不居也。赤寫冕服之寫也。凡六進退安重貌，蓋其恭順安舒之意如此。

○採察求訪章

上同

小雅皇矣者，華說上文云：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下國蒙被聲教，是有光華。皇矣猶煌矣，光采之狀。皇華之光明於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

○明道先生與吳師禮談章

吳師禮徽宗時為開封府推官。○葉氏曰：先生忠

誠懇至詞氣和平如此豈若悻々好勝自是者之為哉

○天祺在司竹章

文獻通考有司竹監欽按將代謂天祺職將交替遺書又云天祺自然有德氣望之有貴人之象○葉氏曰德量大則不為喜怒所遷

○因論口將言章

韓子送李愿序云口將言而囁嚅語曰聽其言厲葉氏曰囁嚅欲言而不敢發之貌厲剛決之意朱子曰合開口者亦曰理之所當言樊於期事非理所得言特取其事難言而猶言之耳

○須是就事上學章

蠱大象曰君子以振民育德程傳云蠱事也既蠱而治之亦事也又云在己則養德於天下則濟民君子之所事无大於此二者欽按有所知謂有以知治其事之方也○葉氏曰程子之教固以謂書窮理為先務然不就事上而學則捨簡策之外允應事接物之際不知所以用力其學之間斷多矣二者之言各自有在也

○先生見一學者忙迫章

欽按周旋謂周回幹旋也葉氏曰事雖多為之必有序事虽急應之必有節未聞可以急遽苟且而

處之者張觀曰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安定之門人章

陳氏曰稽古經義齋之事愛民治事齋之事何有言不難也葉氏曰胡安定教學者以通經術治時務明體適用故其門人皆知以稽古愛民為事

○門人有曰章

論語子夏曰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職事不可以巧免

葉氏曰職所當為而巧圖規避是自私用智之人也字彙云規避違法以方為圓也

○居是邦章

此古語而程子稱之又荀子子貢曰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朱子曰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一云亦是免禍之道

○克勤小物最難

語出畢命注云小物猶言細行也薛氏曰虽細事亦當以難處之

○欲當大任章

葉氏曰篤實則力量深厚而謀慮審固斯可以任大事

○允為人言者章

葉氏曰理雖直而挾忿氣以臨之則反致扞格矣

○居今之時章

朱子曰不安今之法今謂在下位者葉氏曰居下位而守上之法今義也若率意改作則已失為下之義

○今之監司章

監司監察使州縣知州事知縣事

○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章

葉氏曰苟有厭事之意則應之必不盡其理矣

○感慨殺身者易章

朱子曰從容謂徐_但義理不精則思之再三或汨於利害却悔了此所以為難葉氏曰白又可蹈中

庸不可能是也謝豐山却聘書曰司馬子長有言

人莫不有一死_六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先民

廣其說慷慨赴死易從容就死難

○人或勸先生章

葉氏曰此與孟子不與右師言同意

○或問簿佐令者也

簿主簿縣之佐也令知縣_六之長也葉氏曰過則歸之已善則歸之令非曰姑為此以悅人蓋事長之道當如此也

○問人於議論章

或問伊川量可學不曰可學進則識進識進則量

進葉氏曰惟識與量則隨人天資學力所至而不可強也筭容斗二升釜容六斗四升十釜為鐘欵按鼎大小不等特與鍾連言耳葉氏曰聖人之心純道之本無外故其量亦無涯○鄧艾魏大尉謝玄安之姪苻堅秦王雄之子○欵按知道者是學至而識極者也

○人終有意於為公章

典選吏部銓選也事物紀原考績起於虞舜三載績之文故今官以考定勞一歲為考四考而遷謂磨勘也續綱目宋太祖淳化四年置審官院初帝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淆命官考課號磨勘院至是改為審官院○少師程子三世祖名羽贈太子少師典舉事未審明道行狀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弟頤為首

○君實嘗問先生云章

通典云給事加官也諸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曹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章

持國名維忠獻之子萬叟一作尋名純禮文正之子元祐中韓為門下侍郎范為給事中頴呂今河南開封府許州非杭之西湖資班列也

○先生因言章

欽按因言者前有所言而乃因是而言也此蓋承上章而言句解云先生自言其供國子監之職但是第一事便有難行者欽按先生元豐中為西京河南府國子監教授吏人京官諸吏也押花押也轉運司掌州郡錢穀兵役海陸運漕事當時重職也簽書題也謂題名臺省者尚書中書門下三省皆謂之臺葉氏曰名分不正則施之於事者顛倒而無序乖戾而不和禮樂何以興此自然必至之勢

○伊川先生云今之守令章守令謂郡守縣令即知州知縣也

○明道先生作縣章

此先生知扶溝縣事時事也孟子文王視民如傷又左傳陳大夫逢濬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

○劉安禮云章

安禮名立之程子門人也此神宗熙寧初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先生為監察御史裏行時事也

○坎維心亨章

坎卦曰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程傳云陽實在中為中有孚信維心亨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

不行則常在險中矣○葉氏曰人於義理苟能信之篤行之決如水之就下則沛然而莫禦何往而不心亨哉

○人所以不能行己者章

葉氏曰志不立氣不充故有怠惰與羞縮惟心弘則立志遠大義理勝則氣充○齷齪急促局陋貌

○姤初六章

巽下乾上為姤初六程傳云言陰虽甚微不可忽也豕陰躁之物故以為况躡躅跳躑也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其中心常在乎消陽也○葉氏曰唐武宗時德裕為相君臣契合莫能間之官寺之徒帖息畏伏誠若無能為者而不知其志在求逞也繼嗣重事卒定於宦者之手而德裕逐矣○武宗崩宦官密於禁中定策下詔以皇子冲幼立光王怡為皇太叔李德裕罷為荆南節度使

○人教小童章

葉氏曰此段疑當在十一卷之末然語類云近思錄大卒所錄雜逐卷不可以一事各如第十卷亦不可以事君目之以其有教小童一段

近思錄鈔說卷十一

教學類 九二十一條

葉氏曰此卷論教人之道蓋君子進則推斯道以覺天下退則明斯道以淑其徒所謂得英才而教育之即亦新民之事也

濂溪先生曰剛善為義章

本注備欽按義謂節義幹固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也強梁縱肆也巽卑遜也○黃氏曰張子云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程子曰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皆此意也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章

○學記大學之法禁之於未發之謂豫

○觀之上九曰章

坤下巽上為觀上九程傳云上九以陽剛之德處於上為下之所觀而不當位是賢人君子不在於位而道德為天下之所觀仰者也觀其生觀其所生也謂出於己者德業行義也云々自觀其所生若皆君子矣則无過咎也程子又曰聖人又從而贊之謂志在此固未得安然平定无所慮

○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章

葉氏曰志輕才俊者憚於檢束而樂於馳逞使之習經念書則心平氣定使作文字則得以用其才而長其輕俊矣欽按念謂闇誦志者求道之志書札謂書法簡札王羲之虞世南顏真卿柳公權皆工書札亦各有風節表見於當世然終不足以知道

○胡安定在湖州章

湖州今屬浙江安定為蘇湖二州教授治道齋小學引歐陽文集作治事齋劉彝字執中

○舞射便見人誠章

程子曰射中鵠舞中度皆誠也葉氏曰誠者所以成已也洒掃應對即教之以誠之至即是聖人事問聖人事是甚麼樣子朱子曰如云下李而上

達

○自幼子常視無誑章

葉氏曰小未有知常示以正事此即聖人无妄之道也

○先傳後倦章

葉氏曰子夏正謂教人小大有別前段程子之說就洒掃應對上發明理無大小自是一義

○伊川先生曰說書必非古意章

漢董仲舒傳仲舒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欽按下帷是省事之意陳江惣詩戶闔董生帷

○古者八歲入小學章

葉氏曰營衣食者求於力分之内未足以奪志故無害若誘於利祿則所學皆非為己而根本已撥矣故害最甚○朱子後疑此說曰今按程子之言未知何所據也古者教士其比閭之李則鄉老坐於門而察其出入其來學也有時既受學則退而習於其家及其升而上也則亦有時春夏耕耘餘時肄業未聞上之人復有以養之也夫既給之以百畝之田矣又給之以學糧亦安得許多糧給之耶周禮自有士田可攷

○天下有多少才章

○胡氏曰程子因世變而歎傷學者當因其尚存者深考之不可以自畫也

○橫渠先生曰恭敬樽節退讓章

語出曲禮鄭注云樽猶趨也謂趨就乎節約也葉氏曰恭敬者禮之本樽節退讓者禮之文君子從事乎此則視聽言動之間天理流行人欲消盡而心德全矣是仁之至也恭敬則無忽慢樽節則無驕溢退讓則無忿爭是皆所以盡仁愛之道者也明謂明禮也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章

○陳氏曰不顧其安不恤學者之安否也不由其誠不肯實用其力也不盡其材不盡其材之所長也葉氏曰三患實相因而然又曰聖人隨材施教各當其可如庖丁解牛事見莊子欽按勉率謂勉強躁率也

○古之小兒章

安詳則不躁率恭敬則不放肆此乃忠信之本也

日無所耽戀也

○聖人為戒章 臨卦 彖傳

欽按扭安富三句一節深一節所謂浸淫也

○復之六三章

六三頻復厲无咎葉氏曰震下坤上為復三既陰躁又處震動之終其於復善也躁動而不能固守者也有失而後有復屢復而屢失不常其德危之道也无咎者補過之稱楊氏曰頻復非危過為危復義故无咎○劉絢字質夫程子門人也葉氏曰頻復頻失而不止久則玩溺而不能復必至上九之迷復矣

○睽極則拂戾而難合章

兌下離上為睽上九睽孤程傳云上居卦之終睽之極也陽剛居上剛之極也在離之上用明之極也

○解之六三曰章

坎下震上為解程傳云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德也必致寇之至虽使所為得正亦可鄙吝也

○益之上九曰章

震下巽上為益程傳云九以剛而求益之極衆人所共惡故无益之者而或攻擊之矣

○艮之九三曰章

程傳云三以剛居剛而不中為成艮之主決止之極也已在下體之上而隔上下之限皆為止義故為艮其限是確乎止而不復能進退者在人身如列其黃人脅也上下之際也列絕其黃則上下不相從屬言止於下之堅也

○大率以說而動章

歸妹彖曰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程傳云妹少女之稱為卦震上兌下以少女從長男也男動而女說又以說而動皆男說女之從男之義

○雖舜之聖章

按書畏巧言令色是禹稱堯之事此以為舜蓋轉寫之誤也

○治水天下之大任也章

蔡氏曰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猶今廢閣詔令也蓋縣之為人悻戾自用不從上令也圮敗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也葉氏曰公議隔而得失莫聞人心離而事功莫與共之者矣

○君子敬以直內章

害者害直也

○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章

葉氏曰君子之李為己而已以學問驕人非特其李

為務外而傲惰敗德學亦不進矣

○人以料事為明章

葉氏曰若事未顯而逆料臆度之則自流於巧而惑於疑未必得事之情實矣周子曰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人於外物奉身者章

葉氏曰所謂以小害大賤害貴者也○鄭氏曰覽鏡而面目有汗則必滌之振衣而領袖有垢則必濯之居室而几案窓壁有塵則必拂之不如是則不能安矣至於方寸之中神明之舍汗穢垢塵日積焉不知滌濯振拂之察小而遺大察外而遺內其為不能克其類不亦甚乎

○人於天理昏者章

莊子林注云嗜欲者人欲也天機者天理也曰深淺者即前輩所謂天理人欲隨分數消長也

○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久章

莊子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林注云機械器也用之則為機事所以用之者心也

○疑病者章

葉氏曰周羅俚語猶兜攬也欽按俗言絡為兜亦作攬攬字彙手取也兜絡攬取即周羅的意思○葉氏曰事未至而有疑喜事之端則事至之時

有不當疑而疑不當攬而攬者矣故治心者必去其端○或以不免有周羅事之心為問朱子曰此正是無切己工夫故見他人事須攬一分若自己曾實做工夫則如忍痛然我自痛自忍不暇何暇管他人事自己若把時得重則彼事自輕

○較事大小章

欽按敬一也不可以分數折之事萬也有大小緩急之殊事虽有大小而理則無大小我苟主敬則天理不昧所應之事不可不較其大小若少忘敬則私意用事以私意較事大小則必以枉尺直尋為權宜其末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

○小人小丈夫章

欽按小人泛說小丈夫對大丈夫以局量言不合小了蓋就主教而言虽小人不無可以化之機若一繇鄙棄不顧則或失之不仁故亦以戒君子也

○虽公天下事章

葉氏曰學者以正心為本論人者必察其心不徒考其事

○做官奪人志

葉氏曰德未成而從政者未有不奪其志奪者所當深省也○趙致道問曰程子曰仕官奪人志或言為富貴所移也愚意不特言此但才仕官則於

窒礙處有隨宜區處之意浸久入於隨時拘俗之
域與初間立心各別此所謂奪志也程子之意果
出於此否又不知人未免仕官而有此病又何以
救之敢乞指誨朱子曰所論奪志之說是也若欲
救此但當隨事省察而審其輕重耳然幾微之間
大須著精彩也

○驕是氣盈章

葉氏曰君子所志者道故無時而盈亦無所不足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章

七者邢恕行弟也○欽按逐人面上說一般話謂
與數人對坐必逐面說話其話都一樣也無可說
便不得不說說者謂此猶言無可說時不得不說
乎若此則便字不順且語尾無疑詞此恐言汝所
謂無可說非無可說便是不得不說也

○橫渠先生曰李者捨禮義章

陳氏曰下民下等之人也一致猶言同歸也

○孟子曰反經章

葉氏曰經常也古今不易之常道也是久非久必
有定理而好善惡久必有定見今鄉原乃亂常之
尤者君子復其常道則是非昭然而鄉原偽言偽
行不得以惑之矣欽按大者謂心蓋鄉原不先立
定其心故初無可不足之主張一拘時俗之情而已

其心始此無可不一主求一似執命之計而
行不料以怨之天意神大者信心益勝亦不夫立
其者者七好其常而女非強然而情亦言而
有安而而法善惡六以有正且今律亦代法亦
第九日歸諸古古今不也之常也也也也也也
○並平曰又珠章

○並平曰又珠章
○並平曰又珠章

近思錄鈔說卷十三

辨異端類 凡十四條

葉氏曰此卷辨異端蓋君子之學虽已至然異
端之辨尤不可以不明苟於此有毫釐之未辨
則貽害於人心者甚矣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章

按史記申不害鄭人以刑名相韓昭侯韓非韓諸
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與李斯俱事荀卿史注引
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
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為號曰法皆
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漢志云法家者流

盖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
罰飾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
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
厚○欽按遺書伊川曰揚子為我亦是義墨子兼
愛則是仁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直至無父無君
如此之甚朱子注孟子則引明道此語而仁義之
分據伊川之說互易之然而此編却仍舊說未審
其義如何或云揚子為己而不他求有似仁者墨
子兼愛而不自私有似義者然二者輕於為我似
義兼愛似仁亦不可以為說矣朱子又曰揚子看
來不似義也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而不相
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金氏曰揚朱親傳
老子之李至於列子又再傳莊子又三傳孟子闢
揚即闢老莊也○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
辭而闢之廓如也

○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章

欽按師只是過於厚此蓋子張務外好兼容博施
微有似過厚者也與君子之過常過於厚不同○
又按子夏之學傳田子方流為莊周而與揚子同
歸子張未聞有傳其李者然過不及之流弊至於
無父無君只是據理而言非以人倫也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章

○葉氏曰釋氏以地水火風為四大謂四大幻假而成人身寂滅幻根斷除一切○欽按君子之道有為有無為無是為是非為非其理一定毫釐不可移易但其應事無適莫之成心而義之與比耳釋氏則無為真有為假而是非無定則似無適莫而實有適莫乃無可與比之義故與斯道間隔而不相合非天地自然之全體也○又按釋氏禪定惺覺有似敬以直內者然有體無用至於毀倫外身何有乎義○又按釋氏離苦外義以為道而此身無安頓處故滯固者偏乎靜而入於枯槁寂寞疏通者流乎動而歸於恣肆猖狂此其教所以為隘也吾儒所道率性而已性中一理渾然而萬象森然故至靜之中炯然不昧動而應物萬變不可眩惑其細無內而莫不入其大無外而莫不包所謂天地之全也聖人於易所言是已

又曰佛有一箇覺之理一段

朱子曰游定夫編明道語言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呂與叔編則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則與直內底也不是又曰敬以直內所以義以方外也又曰游定夫晚年亦學禪○葉氏曰佛學禪者覺也覓者心無倚著靈覓不昧所謂常惺々法若可敬以直內矣然而無制事之義則其所謂覓

者猶無寸之尺無星之兩其直內之本亦非矣

○釋氏本怖死生為利章

葉氏曰釋氏求生不滅之理可免輪回之苦此本出於利己之私意也程子曰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所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夸惟怕死生故只管說不已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葉氏曰絕夸而求頓悟故無下學工夫道器本不相離今捨物以明理泯迹以求心豈知道者哉欽按是字指道而言蓋上而天理下而人事此道本一貫今舍下學而求上達則上達處豈有道為哉下文申明此意○又按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者是

窮理之極功也存心養性者所謂存養工夫也釋氏論心性之說所謂識心見性者獨似盡心知性之義而其存心養性之工夫則全無之朱子曰釋氏恍惚之間略見得心性影子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存養得他所見影子終不分明○葉氏曰道本人倫今日出家則於道體虧欠大矣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章

欽按首三句蓋耶字指理言此謂萬物同從一理中来故萬物各具此理也推謂推廣得通也他底亦指道理而言凡人不知為天地立心而私一箇

軀殼故看得道理不太公若能放這身來同在萬物中以萬物看我之心而自看我身則廓然大公矣釋氏以不知此以下分說身心心源不定謂存心不太公而起滅徃來也葉氏曰佛說謂幻塵滅故幻根亦滅幻根滅故幻心亦滅然心本生道有體則有用豈容絕滅哉原釋氏之初本是愛己妄生計較欲出離生死而不知去私己之念本無事也○柳文有蝮蝮傳

○人有語導氣者章
左傳云冬不裘夏不葛月令云節者欲定心氣韓文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

○佛氏不識章

欽按陰陽晝夜死生古今便是形而下之器所以由而見也其形而上之道亦相因而不離矣佛氏不識之而指為輪回為幻妄則所謂形而上之道亦豈得與聖人同乎

○釋氏之說章

文中子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葉氏曰孟子闢楊墨亦不過考其迹而推其心極之於無父無君此實辨異端之要領也

○問神僊之說有諸章

葉氏曰人之精氣聚則生散則死彼有見於造化

之機竊而用之使精氣固結而不散故能獨壽此
理之所有也顧其自私小技聖賢弗為耳

○橫渠先生曰釋氏妄意天性章

欽按吾儒所謂天性即太極也雖無形而理實具
此理所發用於造化人事之間者聖人皆為之範
圍而使無過其當然之則所謂裁成輔相者也釋
氏妄指虛空為性而不知範圍天地之化此非原
體而達用率性而修道之學所以遂誣天下諸有
為幻妄物事也其說謂如耳目之於聲色彼此初
不相謀特箇根子所值遇忽然生聲色耳六根起
滅非有實相也以此微末之說因緣天地之大日

月之明而其所見明不能盡則亦渾說為幻妄矣
夫聲色臭味之類聖人各有當然之則而不棄絕
彼皆以為塵汚而拂除之心知百體動作無度故
其用蔽塞於一身之小而不能行其志蕩溺於虛
空之大而不能反所以其語大語展轉流遁皆失
其中也不似聖人之道至大無外至小無內而大
小一貫矣其過於大之極至於塵芥上下四方其
蔽於小之固至於夢幻人世萬事此非窮理盡性
而至於無不達之道也彼謂虛空無窮天地有窮
所以不能知形而上之道也謂一切有為法如夢
幻泡影所以不能究事理之所從來也

○大易不言有無章

張氏曰易之論道，畧特以一形上下言之也。然形而上者之道，託於形而后行；形而下者之器，得其道而無弊。是大易不言有無明矣。言有無如云有生于無，又如云自無而有，自有而無，皆老莊諸子之陋也。葉氏曰：後世異端見道不明，始以道為無，以畧為有，^者為幻妄，為土苴，無者為玄妙，為真空，折有無而二之，皆諸子之陋見也。

○浮圖明鬼章

魏志云：浮圖正號同佛陀，或云部多，楚夏並稱。為淨覺，今略稱佛。○發明云：氣有聚散，氣散為鬼，非既散之氣復為方伸之氣也。佛氏以覺為性，謂人雖死而覺性不散，為鬼重復受生，輪回循環，遂指為苦海，求免是知鬼也。氣聚為人，日用事物莫非實理。佛氏指四大為假合，是知人也。天性之在人，猶水性之在水，凝釋雖異，為物一也。佛氏舍人取天，是不知天也。○欽按：孔孟所謂天一，段總括上文而明佛氏不知道矣。首二句只說佛氏稱為道者，猶孔孟稱天也。其實吾儒所謂天，是道之所由出，而佛氏徒認虛空為道耳。惑者二句申破死生循環之說。朱子曰：精、魄也，耳目之精為魄，氣、魂也，口鼻之嚔吸為魂。二者合而成物，精虛魄降。

則氣散魂遊而無不之矣此止今佛氏即以變為輪
迴此所以不知死也大李四句數箇知字正應上
三段一知字天德猶曰天理大學之道以格物致
知為先故曰當先知天德○葉氏解本注云當生
而生當死而死是則有義有命生死均安何所厭
苦天人一致何所取舍知晝夜通陰陽則知死生
之說何所謂輪迴○葉氏曰異端謂不假修為立
地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不修而至故謂不必
求其迹不夸而知故謂不必事其文集註云求其
迹考其行也事其文讀其書也此止孟子舜明於庶
物察於人倫虞書在治忽注云忽治之反也論語

巧言亂德○葉氏曰詭服異行非修先王之禮何
以防其偽邪說異教非通聖人之夸何以稽其弊

近思錄鈔說卷十四

觀聖賢類 九二十六條

葉氏曰此卷論聖賢相傳之統而諸子附焉欽
按序之於辨異端之後孟子反經之義歟

明道先生曰堯與舜章

葉氏曰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蓋亦生知之性
也禹克勤克儉不矜不伐蓋亦李能之事也

仲尼元氣也章

葉氏曰夫子大聖之資猶元氣周流渾淪溥博無
有涯涘罔見間隙顏子亞聖之才如春陽塊土發
生萬物四時之首衆善之長也孟子亦亞聖之才

剛烈明辯整齊嚴肅故并秋殺盡見○朱子曰明道下二句二當作六便是解上三句獨時焉而已難曉問孟子則露其才蓋以時焉而已直卿云或曰非常如此蓋時出之耳或曰戰國習俗如此或曰世衰道微孟子不得已焉耳三者孰是曰恐只是習俗之說較穩○巖人積石貌葉氏曰天地者高明而博厚也和風慶雲者協氣祥光也泰山巖人者峻極不可踰越也○又曰夫子渾然天成故無迹顏子不違如愚本亦無迹然為仁之問喟然之嘆猶可窺測其微至於孟子則發明底蘊故其跡彰々○又曰夫子清明在躬猶青天白日故極其明

快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故極其言弟樂孟子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故極其雄辯○又曰此段反覆形容大聖大賢氣象各臻其妙古今之言聖賢未有若斯者也夸者其潛心焉

○傳經為難章

董仲舒策云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

○荀卿才高章

葉氏曰荀卿才高敢為異論如以人性為惡以子思孟子為非其過多楊雄才短如作太玄以擬易法言以擬論語皆摸倣前聖之遺言其過少

○董仲舒曰正其義章

度與渡通過也葉氏曰自春秋以來舉世皆趨功利仲舒此言最為純正朱子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章

葉氏曰毛萇仲舒二子言治皆以脩身齊家為本先德教而後功利最為得聖賢意楊雄以清淨寂寞為道無儒者規模○或問伊川謂仲舒見道不分明朱子曰如云性者生之質性非教化不成似不識本然之性又問何所主而取毛公曰攷之詩傳緊要有數處如關雎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

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見只是氣象大槩好

○林希謂楊雄為祿隱章

林希字子印事徽宗官至吏部尚書翰林李士同知樞密院事○文中子古者高饑顯下祿隱注云以伯夷之饑顯為高以柳下惠之祿隱為下葉氏曰祿隱謂浮沉下位依祿而隱即祿仕之意也

○孔明有王佐之心章

葉氏曰東漢末曹操據漢將篡孔明輔先主志欲攘除姦兇興復漢室而其規模宏遠操心公平有王佐之心然於王道則有所未盡○後漢列傳劉

璋襲據成都性柔寬無威略東州人侵暴為民患不能

禁制舊士頗有離怨別駕從事張松勸璋絕曹氏

而結好劉備自江陵馳至涪城璋率步騎數萬

與備合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松兄肅懼禍

及已乃以松謀白璋收松斬之勅諸關戍勿復

通備大怒還兵擊璋所在戰剋進圍成都數十日

璋遂開城出降備遷璋於公安葉氏曰先主以詐

取劉璋孔明不得以無責○後漢傳劉表字景叔

初平元年長沙太守孫堅詔書以表為荊州刺史

葉氏曰初先主依劉表曹操南侵會表卒子琮迎

降孔明說先主取荊州先主不忍琮降則地歸曹

氏兵取以與漢何負於表較之取劉璋則曲直有

間矣○遺書孫覺曰聖賢行一不義殺一不辜雖

得天下不為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知殺了多少

人耶伊川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以利一己則不

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賊殺戮虽多亦何害

陳恒殺君孔子請討孔子豈保得討陳恒時不殺

一人邪盖天下之賊則有所不得顧再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

葉氏曰孔明輔漢討賊以信義為主以節制行師

以公誠待人至於親賢臣遠小人諮諏善道察納

雅言有大臣格君之業朱子曰孔明虽嘗李申韓

然資質好却有正大氣象

○孔明庶幾禮樂

文中子使孔明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范氏曰事得其序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

○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章

葉氏曰文中子階末不仕教授於河汾其弟王凝子福時等收其議論增益為書名曰中說朱子曰其書多為人添入真偽難見然好處甚多就中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又曰文中子論治體如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

○學本是脩德章

朱子曰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只是不曾向裏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

○周茂叔胸中灑落章

葉氏曰見黃庭堅所作詩序李延平每誦此言以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次節葉氏曰見潘延之所撰墓誌又孔經父祭文云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皆傾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至形容

葉氏曰以上一節言資稟之粹克養之厚也○欵按首二句總冒下文節々兼資養胸懷洞然二句與下二句淺深對說而意實相串末二句結上文

先生行已至有常

葉氏曰此一節言行已之本末也○廣居仁也大
道義也語出孟子緇衣言有物而行有格葉氏曰
言必有實故曰物行必有度故曰常

先生為學至傳耳

葉氏曰此一節言學道之本末與其闢異端正人
心之大略也○欽按周子湖南道州人而自稱汝
南周某汝南今河南寧府也度氏年譜云周氏之
先漢有汝南侯先生蓋汝南之後也○葉氏曰明
道學於濂溪者虽得其大意然其博求精察益充
所聞以抵於成者尤多自得之功○又曰明則有

以識其理察則加詳於明○朱子曰明道行狀說
孝弟禮樂處上兩句說心下兩句說用問看來孝
弟上面更有幾多事如何只是孝弟便至命曰知
得這孝弟之理便是盡性至命也只如是若是做
時須是從孝弟上推將去方始知得性命如孝弟
為仁之本不成孝弟便是仁了但是為仁自孝弟
始若是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之事張
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葉
氏曰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
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通乎禮則知萬化散
殊之迹通乎樂則窮神化同流之妙此言明乎天

實本乎人也○葉氏曰昔之害楊墨申韓是也
今之害佛老是也程子粹言或問既曰高明而可
惑乎明道先生曰語其質云爾彼深於佛氏之學
其質開透亦必加人數等所謂知者過之也非中
庸所謂高明者也聖人極高明道中庸其照無偏
何過之有○夏氏曰言為所言所為也佛氏空寂
之教自謂通神明之德知變化之道語大包法界
語小人微塵或陳說道德指陳心性皆朱子所謂
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也開物謂人所未知者開發
之成務謂人之欲為者成全之堯舜之道即倫理
也淺陋固滯如刑名術數之說記誦詞章之習皆
是李氏春培曰邪誕妖妄者蓋佛氏於脩性養心
之外又有天堂地獄因果禍福之說以惑世也

先生之門至得也

葉氏曰此一節言教人之道本末備具而循序漸
進○吳氏曰洒掃應對小孝之教也窮理盡性大
學之教也窮理即致知至於知止之謂盡性即誠
意至於平天下之謂

先生接物至君子也

葉氏曰此一節言接物之道○欽按辨而不間謂
是非明而不絕之愛人公平故得衆之歡心盡誠
敬以待人故虽小人不忍欺罔陵忽之聲聞教化

所感者遠德光和氣所薰者深當時王荆公建新法而悉逐不附己者先生亦以議法不合而遭排斥然荆公不怨先生而以為忠信之人也

先生為政至末

葉氏曰此一節言為政之道○治惡以寬開其自新之路改而止法令峻密而先生未嘗為苟且應命之事然而處之有道故不見其礙為之有要故不見其難理素明而志素定忠信懇惻足以感人故能不徇時好而得遂其所為政令設施可倣而行道化乎感不可力而致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章

葉氏曰天地生意流行發育惟仁者生々之意充滿胸中故觀之有會於其心者○問周子窓前草不除去即是謂生意與自家一般朱子曰他也只是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又問橫渠驢鳴是天機自動意思曰固是但也只是偶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一般木葉便不與自家意一般乎如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馬鳴却便不與自家一般乎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章

葉氏曰此即西銘之意亦其養德之厚故隨所感遇蹶然動乎中而不可遏初非擬議作意而為之

也○語類云必大日子厚聞皇子生喜甚見餓孛食便不美肯正淳嘗云與人同休戚陸子壽曰此主張題目耳先生問曾致思否對曰皆是均氣同體惟在我者至公無私故能無間斷而與之同休戚也曰固是如此然亦只說得一截如此說時真是主張題目實不曾識得今土木何嘗有私然與他物不相管人則元有此心故至公無私便都管攝之無間斷也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章

伊洛淵源錄云呂原明嘗言往與二程諸公遊一日會相國寺論事詳盡伯厚忽歎曰不知此地自

古至今更曾有人來此地說此話邪蓋此處氣象自有合得如此人說此等話道理也○欽按明一統志河南陝州治之東有興國萬壽寺豈謂此歟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章

葉氏曰所謂望之儼然即之也温

○侯師聖云朱公揆章

侯仲良字師聖朱光庭字公揆皆程子門人也汝即今河南汝州是先生監汝州酒稅時也○欽按初見謂入門謁師之時葉氏曰明道接人和粹伊川師道尊嚴皆盛德所形但其氣質成就有不同耳明道似顏子伊川似孟子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章

葉氏曰明道先生質之美養之厚德之全故其粹然發見從容豈弟如此百世之下聞之者鄙夫寬薄夫敦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呂與叔撰明道先生哀詞云章

欽按先生博學而力行物格而知至造於約謂學雖博而有要即博而約也致於一謂見之明而守之定即精而一也和易而涵蓄寬裕而懇至自任之重所志之遠不安於小成不急於近功若志可行不潔其去以矜高若義所安不屑其就以忽卑屑苟也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章

康定用兵按通鑑續編宋仁宗寶元六年趙元昊稱帝于夏州康定元年元昊寇延州自此以後國家多事○名教謂人倫之教有實有名○嘉祐赤仁宗年號按嘉祐元年程伯子二十五歲叔子二十四歲張子三十餘歲朱子替張子像曰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舉此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葉氏曰橫渠先生勇於從善無一毫私吝之意非大公至明孰能如是○行狀又云熙寧二年冬被召入對除崇文院校書明年移疾漢書注師古曰移病者移書言病也一

曰以病移出不居官府也朱子曰橫渠教人道夜
間自不合睡只為無可應接他做正蒙時或夜裏
默坐徹曉直是恁地勇方做得或問知禮成性之
說曰如習與性成之意○葉氏曰德貌嚴毅而中
誠懇惻故與人久而益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
人心服而不敢加以非義欵按精義入神是化境
故豫積其功而後自得也

○橫渠先生曰二程章

朱子曰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二十及弟出
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三時作是時遊
山諸詩皆好

近思錄鈔說終

